今天：天城野合導演好手法

小周同着小二住了三天溫湯，返東京過了一夜，住在他們的三人大宅中，過了一夜，雷白卡輪到三天，小二拉她同飛田中裕子眞做到十二分「小淫婦」，導演手法奇妙，山洞口外叢林中，誘那三行老記交合，粗壯之工人的「大動之」，騷妓田中裕子眞做到十二分「小淫婦」，導演手法奇妙，山洞口外叢林中，誘那三行老記交合，粗壯之工人的「大動之」，騷妓之呻吟「叫林」——樹林也，非「床」也，又大胆又通過了檢查，可謂淋漓之一合。小袁竟當此時，用力暗中握住我手：「該死，太兇了，太嚇煞人哉！」我偏過頭來細細聲道：「有什麼奇怪，這姿勢你不是也歡喜麼？隔山取火而已。」她力捏我手：「那個十四歲中學生，可以得獎，雖然田中裕子已獲兩次獎了。看完出來，十一點五分，一同到尖東，朵娜帶同台北大亨和丁委員已在等候。老孫同那大亨很熟，忙着介紹我。此公是做西德汽車入台的，乃二世祖也。

我笑說：「男孩子上學，高小轉香港，學制和內容，都不銜接呢！」她說：「她可以常同台北，不用孩子來。」

晚後特別同趕到大華看「天城山疑案」，松本清張之名作。

生意經日記　黃昏篇　文田寿子

人歲入達三千七百四美元；而惜是一個長島，世界第二，日本第一。「可惜只有一個長島，只福建三府之地。」這是孫博士的嘆息。前天的馬，得小翠的貼士，竟有第八場的十一號東耀，Q只分八百多，可見幕後人「知之者」落注之狂。今天公請小翠，只我們自己數人，朵娜家中有大亨牌局，招待過境飛歌的台北賈易巨子，她來電話：「今晚到尖東聽倫仔唱歌。」

小袁同我，各入廿多萬，她埋怨：「爲什麼只限千元兩人分，又不是下不起注？」我笑道：「你我不是幕後人，有錢佬只買十一號獨贏，你我是投注處的客仔。」但她還是高興，到底只二十二歲，天眞正旺的青年。

小翠坐我右手，吃酒時，低頭同我商量：「你勸老孫，叫他接太太來香港，在九龍住個家。」這話我大以爲奇，問她是何用意。他噗味一笑道：「你問他吧，回頭晚上去聽歌，在奶多俱樂部你喈中問問他，勸他當眞在九龍安頓好太太。」

二六三：藏有較剪

蘇絲嗔曰：「咁就得喇，問來做乜嘢！」

胡雲曰：「問清楚好一些，如果你有某種男朋友，咁我會小心。」

蘇絲曰：「你咁講係乜意思嘢！」

胡雲曰：「如果你有要好男朋友，咁我冇胆入情關！」

蘇絲嗔曰：「你講乜嘢！你入情關與我何干？」

胡雲曰：「咁又不然，你係靚女嘢，唔追點得！」

蘇絲曰：「你想追我？」

胡雲笑曰：「是否不准？」

蘇絲曰：「冇人話不准，但不會有好結果。」

胡雲問曰：「點解呢？」

蘇絲曰：「我不喜歡人哋咁猖狂。」

胡雲笑曰：「追求嘢，當然瘋狂，你未聽過愛情是瘋狂者乎？」

蘇絲曰：「你可以瘋狂，但我好冷靜。」

胡雲笑曰：「我之熱情，可以將冰山溶化呢。」

蘇絲嗔曰：「有蟲惑，你知不知我這間屋有機關？」

胡雲愕然，舉目四望，曰：「眞不眞呀！」

蘇絲曰：「你睇不見者也！」

胡雲曰：「究竟係乜機關？」

蘇絲曰：「我這間屋，收藏有十幾把較剪，專門對付嗰啲色狼。」

胡雲大笑，曰：「原來係剪色狼，不是情根，唔緊要呀，我不怕，能受你一剪，不枉此生。」

蘇絲曰：「你眞係風趣！」

胡雲一手執住褲鍊，作狀扯開，曰：「我現時就想試下你較剪夠不夠利！」

七之錄實活都市現代版　情海獵奇　田長歌

二五四：讚他待人情長

亨利急於買鐘出街，目的是慌慌忙忙離開舞廳，避免再碰到安娜，這當然又是作賊心虛的緣故。

但朱迪不明就裏，只當對方是頭肥羊牯，陪他出外又何妨呢？

召來媽生，亨利放下三張金牛，即和朱迪雙雙走出舞廳，安娜老遠見到他們離去，不以爲意，因爲這是很普通的事，心中只慶幸她又有一筆斬獲了。

坐在的士裏，朱迪就問亨利：「其實你今晚應該找安娜坐枱，甚至不必由我作介紹的。」

「我担心你吃醋，」亨利覷她一眼，「老實說，我只喜歡你，來舞廳也只是爲了找你，不找別人坐枱的。」

「看來你是很情長的人，在許許多多舞客中，我還是第一次見到像你這樣情長的人的，難得！」

的士司機在地暗裏笑，知道這舞女在灌迷湯了，那羊牯不迷了魂才怪呢。的確，不少的士司機都有這種經驗的。

亨利說了個夜總會的名字，的士發動，馬上飛馳起來。

「不必亂給我扣高帽子，」亨利附耳對朱迪說，「希望你也待我情長，今晚用行動來表示吧！」

陰陽之間　曼華

五〇：說服

錢賣新一臉憤慨盯望馬仔，馬：「你這條伙，爲幾個臭錢，就肯賣掉祖宗嗎？」

馬仔做出比他成熟、老練的樣子來，藐藐嘴說：「眞蠢，誰叫你賣掉祖宗？」

「我如果回去就要改姓許啦！」

「嘴在你臉上，心在你身上，你回到許家，不會跟他們談條件的嗎？是他們灼急找人去繼承，而那人又是天上雷公，你最親的親人！」馬仔說。也許是旁觀者清吧？

「如他們堅持我姓許呢？」

「眞蠢！」

「你抹車仔好聽明嗎？」

「至少比你想得多，有綽頭——告訴你，這塊洋場地頭，什麼都做獻，眞眞假假，假假眞眞，管他什麼祖宗？如他們堅持要你姓許，就姓許，你心裡記住自己姓錢就是！等到有一日，你當權話事就恢復本姓，或來個雙姓人！」

沉默。看得出來，那馬仔一壁走路一壁罵：「懶骨頭，內衣褲積下一大堆也不洗洗。」

「我有例是一月洗一趟的。」錢仔說。

「怪不得女工們都在笑你——開內衣褲洗衣館！」

「別說那些頭皮女工啦！我把內衣褲晾在二樓地們工作枱的桌邊，媽的，都用毛筆在內褲寫彩色大字！」

馬仔一壁走路一壁罵：「懶骨頭，內衣褲積下一大堆也不洗洗。」

「我有例是一月洗一趟的。」錢仔說。

「怪不得女工們都在笑你——開內衣褲洗衣館！」

「別說那些頭皮女工啦！我把內衣褲晾在二樓地們工作枱的桌邊，媽的，都用毛筆在內褲寫彩色大字！」

垃圾王國　海萍

執着傢伙是裏抹車仔說服了！

馬仔一掌擂在他手臂上，說：「照鏡王的話有道理？」

「有是有——」

「不必遲疑，走，我們回到工廠吃中飯，然後跟你挽個行李回剪剪家！」

下午兩點鐘，馬仔伴着錢賣新離開工廠。他們每人手上拿一件行李，錢仔拿的是快把做的衣着，馬仔則挽個厚鴨皮紙手袖，裡邊放的是錢仔的長筒臭波鞋、穿髒的破襪，還有積存未洗的文化汗衫與內褲，另外，有幾本什麼「怎樣寫情書」、「太極拳」之類書籍。

馬仔一壁走路一壁罵：「懶骨頭，內衣褲積下一大堆也不洗洗。」

「我有例是一月洗一趟的。」錢仔說。

「怪不得女工們都在笑你——開內衣褲洗衣館！」

「別說那些頭皮女工啦！我把內衣褲晾在二樓地們工作枱的桌邊，媽的，都用毛筆在內褲寫彩色大字！」

沉默。看得出來，那

七〇：發鈔銀行服務差

發行鈔票最多的那間大銀行，職員態度認眞麻麻，可能因爲是英資關係，這種商業機構作風却像衙門一樣，阿芳昨日去存錢，弄得一肚子氣。

一個居民達五萬多人之屋邨，銀行當然不止一間，奈何不少公司商號，都指定由這家銀行出糧者，出糧之日，銀行職員之工作會比平日忙碌一些，此自然不在話下。問題在於，這幾個職員，却要按章工作，多一點也不做。

昨日根本不是糧期，阿芳走入這家銀行，目的乃是將一張支票存入戶口，不料見到這幾位職員，在櫃枱之內打牙較，不做事，而櫃面却放着一叠存摺，外面却站着二三十個存戶。阿芳乃遞存摺進去，那位女職員又把阿芳之存摺，放在那叠存摺之最下面。

阿芳乃問她，何時可以取回存摺，她叫阿芳下午二時再去。有冇搞錯？此時才早上十時許，要相隔四個小時，才可以把一叠存摺之工作做好。這一班人，顯然存心與老板倒米者，若果她們是恒生之職員，炒魷魚亦有份也。

有人說大陸銀行職員服務態度差，這個有一家大陸銀行，阿芳亦有該銀行之存摺，亦間或前去買賣黃金，發覺大陸銀行之職員，只是動作慢一些，服務態度却不差也。而且，它設有一個服務台，專爲一些不會寫字之老婦人或街市小販服務，代填存欵或提欵單。

這些年來，香港之英資財團，的確已經老朽矣。

這間發鈔銀行職員工作之所以如此散漫，完全與上層缺乏管理制度有關。看看恒生銀行，職員彬彬有禮，工作積極細緻，乃因一級管一級，考動工作，做得十分出色。而這家銀行，眞是做又三十六，不做又三十六也。

屋邨主婦手記　阿芳

蜂風語言　偏繆

不大不小

一法官希望証人今後勿稱法官爲「大人」

但也不能以小人視之。

爭取得來

立法局通過撥欵增加區議員酬金。

這是行動的結果。

有心無力

灣仔區會反對九巴加價。

可惜權力有限。

城市之光　狂戀（九）

放映，你已很辛苦了。正場的朝九晚五之外，還有晚上的正常應酬，我怕你已吃不消。所以極力避免你放映午夜場，一星期，放映一兩場而已。却不料，你在外邊加映兩場，一場是中午場，一場是公餘場。」

「你都知道了，你想我怎辦？」

「你是我丈夫，我希望你長壽，我有對太太說出來。不過，太太是知道了的。

一天，余澤明演罷了公餘場，他另外有應酬，七時過一些，離開了陳秀影。

陳秀影自我弄飯吃的時候，門鈴響了，她到門眼向外張望。

余澤明說時，狂吻太太。

「明，本來正場放映，余澤明問爲什麼又拒絕時，她道：「我想你長壽一些，旦旦而伐，人壽幾何？」

「旦旦而伐？」

「你不要騙我了！我不想你一天映三場，中午場、公餘場及午夜場。」

「我服了你。」

張雪芳聽到余澤明說時，狂吻太太。

「明，本來正場放映，你已很辛苦了。正場的朝九晚五之外，還有晚上的正常應酬，我怕你已吃不消。所以極力避免你放映午夜場，一星期，放映一兩場而已。却不料，你在外邊加映兩場，一場是中午場，一場是公餘場。」

「你都知道了，你想我怎辦？」

「你是我丈夫，我希望你長壽，

城市之光　成

失落的浪漫　明珍　文

忽然小方十分下流的暴露了，謝芬妮知道他是肉誘，好在有一個年青男人進來，她高叫「非禮」，那個男人掌擊小方的左頰，令他全身顫動，那個男人又對芬妮說：

「我作人証，同去報警。」

「我認識他。」謝芬妮說：「你拉我出電梯吧，他實在喝醉了。」

那個男人拉他出電梯，這電梯下去了，他問她與那色狼是相識的麼，答道：「我們相識，我今夜和店裏同事吃年夜飯。我同來，他與我同入電梯向我求歡。先生：你送我到家中門口，我們坐另一架電梯。先生也是上海人？」

「是的，色狼呢？」他問。

「色狼也是上海人。」

他們從另一架電梯下去，他送她到家門口，她投鑰開門，他與她道別，提到應朋友約，要去消夜。

謝芬妮到床上，後來忽然發現自己坐在劉康開的汽車上，他罵她下流，喬裝改扮到電影院門口找男人洩慾，而現在這男人做了她的情人。她很奇怪，怎麼他會知道這些，但這樣說：

「如果你認爲我不對，我們可脫離關係，我們不會結婚，也未訂過婚。」

「你貪淫，我此刻帶你到一個地方，有一羣男人對你輪姦，餓你一個飽。」

「你怎麼可以如此下流？」謝芬妮十分恐慌，身子也發抖了。

色狼也是上海人

「這叫做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，因爲你是現代武則天，我帶你去的地方，還有兩個黑人，要你試試朱古力條的滋味。」

「你讓我下去，阿康！」

「我不會讓你下去的，我要看好戲，看一幕國際人士如何對付你。」

「你不怕犯法麼？」

「我有恃無恐，我還帶了照相機，要拍下你們的把戲。」

「如果你對我有興趣，我跟你到公寓中去，到我家中也沒有問題，我和你並無深仇！」

「你承認對我反叛嗎？臭貨！」

「我們還不會訂婚。」

（七〇）

四：丐帮大會

常虛谷惱他陰險，忍不住暗譏道：「高長老認爲梁帮主行爲可笑？」

高修坂心頭一懍，沉聲道：「錯了，對於北方弟兄來說，人人均認爲梁帮主是位好帮主，而且事後那位北方弟子已經受帮規處罰，老叫化笑的只是你！爲何你不提蔣稻香帮主？」

原來這蔣稻香也是南方弟子，因犯了色戒，最後被黜，這回輪到南丐帮弟子臉上無光。白富貴道：「北方的胡連騎帮主也不見得光彩！」

胡連騎亦同樣犯了帮規，只是他的事是在其死後才被揭發出來的，於是台下雙方又展開罵戰。

常虛谷當然不想發生這種情況，當下忙道：「大家請靜一靜，彼此互揭臭史，徒令外人失笑，何不談目前和今後？」

高修坂當即道：「說得好，當調來大筆資金到港時，由於未能一下子將所有現金投資，故亦以較短暫時間存放生息，通常是每週，但亦有每日爲限去賺取息率，當然這筆資金相當龐大，經一晚存放亦可獲高息。

事實上，不單止銀行與銀行之間的拆借非常活躍，大額存戶（超過五十萬元），亦願意在短期內借予銀行屬下的財務機構，利息會比銀行之間業拆借偏低約八分一厘至四分之一厘。

在近來有一間外資集團，透過公開發展股份吸資，超額認購十分厲害，吸得資金達九十二億元，該公司亦利用這筆公衆資金轉到財務機構賺取息率，在業內人士估計該公司在一週內可白賺七百萬元息率，可見大筆資金在短期內獲息，與小額存欵不能相提並論。（敏行、新八八二八八）

天涯客棧　秋風　文　柴胡木　圖

迷途　七〇：清幽的環境　陳浩泉

的士從清水灣道轉下一條私家路，再轉幾個轉，不久就進入那片新畫的半月形的別墅範圍內了。

這一列西班牙式的建築物座落於山腰間，背山面海，環境極爲清幽。

的士穿過了一條綠色隧道般的林蔭小路後，在別墅前停下來了。

下了車，立即聽到遠處海灣的海濤聲和近處樹林中的松濤聲在交奏着，對着眼前這極佳的觀野，撲面的涼風，我的神志不禁爲之一振，本來已凝重的心緒，也頓時舒暢了許多。

「這裡的環境十分清靜優美，的確是斯豪靜養的好地方。」我對着那一大片藍色的海灣和天空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。

「這別墅是一位親戚的，他們一家去了外國，我們就讓阿豪搬到這裡來住。」項伯母說。

「可是，他一個人住，是不是太靜、太寂寞呢？」我問。

「這裡有傭人。」項伯母邊說邊帶我往前走。「有時候，我也在這裡過夜，方便照料阿豪呢。」

說話間，我們已經來到斯豪所住的那幢別墅了。按了門鈴，開門的是一個新的非傭。

進客廳坐下，不見斯豪。

「你先坐坐。」項伯母說罷就上樓去。

菲傭倒了一杯茶給我。

我的心裡有點緊張——見了斯豪說些什麼？他現在的樣子如何呢？……

幾分鐘後，項伯母從樓上下來了。

「阿豪剛睡醒午覺，在樓上的書房裡，咱們上去吧！」她說。

運動須知

通天曉先生：

我知道作長跑運動可以減肥。我的身體過胖，但是每當我一作長跑運動，運動後就會腰酸腿痛，所以不得不中止。請問爲什麼會這樣？有什麼辦法可以改善？

雪梅小姐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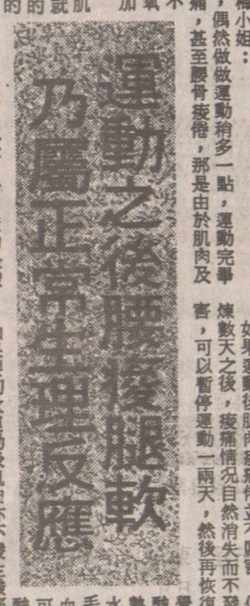
沒有經常運動的人，偶然做做運動稍多一點，運動完畢後就多會覺得雙脚酸痛，甚至腰骨疲倦，那是由於肌肉及心血管系統不習慣，不能應付運動時肌肉對氧和養料的需求大大增加之故。

原來，在運動時，肌肉要收縮和伸張，這就要有能量供應。肌肉的能量供應，由肌肉中的肌糖元等供給。肌糖元分解產生能量之後，分解產物是酸性的物質如乳酸之類。如果血血液輸來的氧氣充足，肌糖元分解後留在肌肉中的乳酸，會再次合成肌糖元，重新供應肌肉以能量。倘若由血液運送供應的氧氣不足，堆積在肌肉中的乳酸就愈來愈多，多到一定的程度時，就對肌肉的神經末梢發生刺激作用，會使肌肉的周圍吸取較多的水份而引致局部膨脹，這就會發生酸痛和倦的感覺了。

經常不運動的人，由於心血管系統和呼吸系統的機能和效率都較差，只能應付平時的活動狀態，一旦作較劇和較長的運動時，肌肉的需氧量大增，就沒法滿足肌肉對氧和養料的需求，因而肌肉中很快就堆積了許多乳酸，故很易有肌肉酸痛倦之感，尤其是多活動的那些肌肉。這種情況，是正常的生理反應，並非身體有什麼毛病，故不必害怕而中止運動。

如果要初次運動後肌肉亦不發生酸痛，初次運動時的運動量及運動強度就要小，然後逐日漸漸增加運動量及運動強度，並且在運動前要作一些輕的準備活動，使肌肉放鬆活動。這樣一來，心血管系統即可漸漸適應。

倘若覺肌肉在運動完後酸痛就不運動，停頓很久的時日才再運動，則心血管系統和呼吸系統就始終無法改善，運動時又必然再發生肌肉酸痛了。（伍車二、新八八三三七）



運動之後腰腿軟乃屬正常現象反應

購買「屋居」單位款項注意事項

經意生

通天曉先生：

本人於上月底選購了是期「居者有其屋」一單位，現有些問題望能書早得到解答。

（一）我是否應該在律師通知辦理買賣合約前先要找銀行辦妥貸欵事宜？

（二）找銀行借欵，應該考慮那些問題？

（三）是否所有接受「居屋」樓宇按揭申請之銀行都以港府公佈之年利率給予貸欵？

（四）「定額供欵法」和「遞減供欵法」有什麼不同？其計算方法怎樣？（以前曾看過先生解答類似問題，可惜沒有剪存，希仍能爲我詳細解釋。又其計算法與會計學上的計算折舊可有共同之處？）

（五）以上兩種還欵方法，那種較優？還有其他方法嗎？小額貸欵，用透支方式是否較好？

（六）提早償還全部或部份借欵時之「罰息」如何計算？

（七）若提早償還部份借欵而銀行又不需收取任何附加費，那麼，餘欵是否重新計算還欵方法的？怎樣處理？

風先生：

選購了「居者有其屋」，打算分期付欵購買，想知道攤還辦法及不同還欵方式的差別；其實購買「居者有其屋」及其他地產商的商品屋宇，所作分期付欵都是一樣的，不能轉手，商品樓宇是不受限制，隨便轉手買賣，炒它一炒而已。

來函查詢的問題，率覆如後：

（一）現在很多銀行都做「居者有其屋」的貸欵，甲行不做乙行做，所以一般的做法，都是先去簽買賣合約，之後再找銀行做貸欵，因爲「居屋」的價格是銀行所能接受的，貸欵額也是差不多固定了，但普通的商品樓宇，則要先徵求銀行的意見，看他們估計樓宇價格後，能貸欵多少，才好到律師樓與賣家簽訂買賣合約。否則簽了約後銀行不肯貸欵，或貸欵額與理想中相距甚遠就「大件事」了。

（二）找銀行貸欵，最主要的是將來還欵的能力問題，貸欵買樓是一筆鉅大整數，以後按月分期攤還，那每月分，上的「優惠利率」不同，而且「優惠利率」也不是港府公佈的，而是由銀行同業公會利率蓋定公佈的，這項利率是商業信貸的優惠利率，不是貸欵買樓的利率。

（四）貸欵買樓的形式有兩種，一種是分期付欵方式，即借一筆欵後，以後按月定額歸還，每月一次，分期十年（一百二十期），十五年（一百八十期），二十年（二百四十期）不等，借欵時先假定利率，然後推算出每月應還欵項，將來利率有變動的話，在最後還欵調整，每月還欵二千九百五十四元，其中利息佔二千零九十六元，還本只有八百五十八元；總數來計，借三十萬元；十五年歸還，連本帶利共還五十三萬一千七百二十元，則利息就是二十多萬了。

小額貸欵，當然是用透支方式較好，但要注意利率，現在有些銀行（或財務公司）宣傳的免抵押借欵，手續方便，利率却是月息計，比一般年息高多了。

（六）分期付欵按月歸還，如果提早歸還，還會有「罰息」之舉，一般做法是收取一些提早解約手續費算了。

（七）提早償還欵額超過欵額的一半或以上，銀行方面會考慮把還欵後的餘額重新計算利息，如果只是提早償還三幾期的話，銀行就不會考慮了，因爲銀行業務是有預算，每年存欵、貸欵、利息收支都有一定的預算數字，要有改變就要有一定的條件才可以。若只是有三幾期的欵項，可作定期存欵，收些定期利息彌補更爲有利。（黃莎、新八八三五三）

拆息指銀行間互相借貸　短期內可獲得高息率

「乜都唔曉」先生：

在金融界中經常聽到拆息，其實是分幾段時間，包括隔夜、一個星期，一個月、兩個月、三個月，半年及一年，不過在行內中，較爲注重是隔夜息，主要是看到市場的資金活動鬆緊情況。

拆息實際是銀行與銀行互相之間借貸，通常是一般大型銀行由於在市場吸資能力強（如客戶存欵、商業活動大筆資金往來），但小型銀行，或外資銀行在手頭上便不及大型本地銀行，雖然手上現金可應付日常業務往來，但爲以備不時之需，多數向同行借入一部份短期現金備用。

亦有不少外資銀行或投資機構，

水仙頭成「蟹爪」狀

草木虫魚　水仙小姐

水仙是中國特有的花卉，它的獨特之處是可以把培養起來的葉片以至花蕾支柱（通稱花莖）都能夠用人工處理，如同盆栽樹木一般，莖長成多采多姿盤膝而生，那些花莖則傲然挺立，很有藝術感，這形態如像蟹蟹的肢節，這形而稱爲「蟹爪」，其實未經整形的直身水仙，與盤膝的蟹爪都是同一種「水仙頭」栽種而來，而且只用水浸就能滋長，亦任從安排到恰在農曆新年期間開花，因此這種花卉已成爲春節的點綴供品之一。所詢問題，現答覆如下：

花頭買了回來通常在正中處縱欵鋸上一刀，輕輕撚鬆，然後浸水俾易「發育」，兩天後即呈眼滿，拿起就要決定栽成企身的抑或蟹爪，如果企身，則只用淺而寬闊的瓷盆，加石春（石卵）伴着清水，每天用棉花抹淨分泌的膠點液，以免腐壞，亦每天換水。

若打算做成盤膝狀的「蟹爪」就要加工，首先是浸水後，沿三分一花頭底部份落刀，打算刻入三分一深度時，細心將花頭逐層外皮撕去。以專用鋸刀（五金店或刀具店有售），當作雕刻一樣從三分之一深度處，小心雕刻一半，留心中間孕育的花蕾，不可切爛。若不用鋸刀，則鋒利小刀也可。切割花頭，如一個洋葱頭欄腰割一半，又從上面破落一半。

當苗長葉子約兩三寸長，要將部份割出不要，其實是令其創傷面萎縮，另一邊正常的就完整地滋長起來，做出畸型。花莖沒有受影響，當然向天直生，葉子遭受整形而作歪曲盤生了。

本來作爲蟹爪，有用四個花頭互相以竹枝插緊令其盤生成堡堆，也有用六個八個重疊堆砌，形同塔形的，但人工甚多，而盛載器皿亦甚大。（鳳陽、新八八三九九）

痧濕婦主

經常接觸化學藥液會令手指掌心脫皮

通天曉先生：

我於一年前的冬季，右手的尾指無故脫皮，一直沒有好轉，至今年九月，脫皮的情況好轉了，但不久後又再發生，且連各手指指尖及手掌心也有脫皮的跡象，但沒有痕癢，每當我執筆時，手汗的分泌十分多，所脫落的皮比正常脫皮的較硬，請問這是否屬「主婦病」呢？怎樣能治好這病？

心急妹

心急妹小姐：

來信說二年前冬天手指開始脫皮，今年情況似更嚴重。未知是否有經常接觸洗衣粉、洗潔精之類東西的。這些化學藥液，確常可產生過敏現象的。若眞是如此，那就應是屬於「主婦濕疹」了。

處理之辦法，是用一種「膚輕鬆」的藥膏外搽，外國貨則可用「仙乃樂」，每天搽二、三次，應是有效果的。如果能找到一種膚輕鬆加有尿素霜的軟膏，其效果會更佳一些。但是，這多會是沒有混合的，可能較難買到。

手汗多，執筆時更是如此。這種情形，是屬於多汗症之一種，那是與遺傳有關，沒有什麼辦法能徹底治好的。但是，這對於身體是無害的，故可以不必理它的。但是，精神緊張，常令汗液分得更多，故若能時時保持心平氣和，情況當會好一些。

（梁醫生、新八八三六三）

濟經　憑情辨症

晚清著名四大譴責小說　民族存亡關頭應運而生

文苑　林偉如

通天曉先生：

在文學領域中，有所謂「譴責小說」。究竟什麼是譴責小說？源出哪個國家？譴責的對象是誰？請先生指教。

林偉如先生：

譴責小說出自我國。

清朝末年，由於清皇朝的腐敗無能，招致了外敵入侵，列强有瓜分中國之議，中華民族到了滅亡的危急關頭。不少有識之士逐步認識了滿清政府的愚昧，大小官僚的昏庸，由是產生了抨擊之意，譴責小說也就應運而生。

在所有的譴責小說中，首推「官場現形記」。全書共六十回，寫於一九零一年至一九零五年。它以揭露清政府上自軍機大臣，下至州縣佐雜，形形色色的大小官僚的種種醜惡爲主旨。這部作品還揭露了清政府對帝國主義的妥協投降，喪權辱國，認賊作父的罪行。通過這些情節，也揭示了清皇朝的醜惡、腐敗和黑暗。

「官場現形記」的作者李寶嘉，江蘇省武進縣人。少有文才，擅長詩賦以及八股文。由於科場不得意，這就刺激了他對清末社會的不滿，遂懷有救國救世的志向，於一八九五年之間到了十里洋場的上海。他曾經創辦了「指南報」。他是晚清時小報創辦人之一。除「官場現形記」，還著有「文明小史」小說，及「庚子國變彈詞」。四十一歲病逝。

「二十年目睹的怪現象」，是晚清譴責小說的又一重要作品，共一零八回。一九零三年開始在「新小說」上連載，一九零九年寫成。書中以「九死一生」爲主要綫索，反映了作者二十年來耳聞目見的清朝官場、商場、洋場上貪財受賄，營私舞弊，道德敗壞，精神墮落的醜態。作者吳沃堯，廣東南海人，還寫有一部「痛史」。

譴責小說的第三部主要作品是「老殘遊記」，共二十回，書成於一九零六年，曾在「繡像小說」連載，後因故中斷，以後又在天津「日日新聞」重新發表。作者劉鶚，江蘇丹徒人，曾任山東巡撫、河南巡撫的幕僚。作品以搖串鈴的江湖醫生「老殘」的游歷見聞和活動爲主綫，抨擊了貪官汚吏的草菅人命，腐敗吏治。「老殘遊記」在同類小說中成就較高。作者尤其擅長於寫景狀物。

除了這三部代表作外，曾模的「孽海花」亦頗有影響，有人稱之爲晚清四大譴責小說。（唐寧、新八八三〇八）

辦主曉天通
務服坊街
收發室
收函刊覆
病人　也都唔曉
求知人　林偉如
華妹　水仙
JONA　心急妹
THAN　雪梅